

总 报 告

General Report

B.1

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 目标、推进及影响

仇朝兵*

摘 要： 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重要性及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的认知，完全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在拜登政府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印太地区也被置于首要位置。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在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军事安全等方面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具体议题领域推进也非常深入。其中以下六点尤为突出：强化盟国关系，推动同盟现代化；发展和提升与关键伙伴的关系；重视和投资地区组织和机制；深化与印太国家的经济合作，推动规则塑造；深化与印太盟国及伙伴的军事关系和军事合作；加强与域外盟友在印太地区的合作。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将会使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及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加剧该地区

* 仇朝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公共外交、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及中美关系史。



“阵营化”的趋势；导致印太国家间经贸关系的调整，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复杂影响；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恶化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

关键词： 美国外交 拜登政府 “印太战略” 规则塑造 军事合作

拜登政府执政已过两年。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无论是从对“印太”的基本认知还是从推进战略的具体手法来看，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都更多地保持了延续性；就其本质而言，是对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继承和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全面梳理拜登政府关于“印太”的认知及推进其“印太战略”实施的实践，有助于深化对美国全球战略及“印太战略”的认识，特别是有助于对“印太战略”的未来走向及影响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

一 拜登政府全球战略中的 “印太战略”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反映了美国对其在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威胁、挑战和机遇的认知，体现了美国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原则和精神。

（一）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

拜登政府的全球战略是以其对美国所处的全球战略环境及所面对的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认知为基础的。关于美国所处的全球战略环境，拜登政府提出了“决定性的10年”的看法。在2021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拜登总统强调，世界正处于转折点上；全球态势



(global dynamics) 已发生转变；新的危机需要注意，全球性挑战在加速出现。^① 2022年10月，拜登总统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等军方领导人时说，这是“决定性的10年”，世界正在迅速改变。在这种改变中，美国必须掌控自己的命运。^②

在这样的时刻，拜登政府和之前的历届美国政府一样，也强调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也就是维护其“霸权”地位。2021年1月19日，在国会参议院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国务卿提名人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美国的领导地位依然非常重要。现实是，世界不会简单地自己组织起来。当我们不进行接触时，当我们不发挥领导作用时，很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者其他某个国家试图取代我们的地位，但不会以可能推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的方式；或者——可能一样糟糕——没有国家发挥领导作用，然后我们将面临混乱。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不会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③

关于美国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拜登政府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指出，美国面临的许多最重大的威胁不尊重边界，必须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应对。全球的民主正日益受到攻击。自由社会受到来自内部腐败、不平等、极化、民粹主义以及对法治的非自由主义威胁等的挑战。民主国家还越来越受到来自外部的充满敌意的国家的挑战。中国已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是“唯一一个可能整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者”。俄罗斯依然“坚定地致力于提升其全球影响力，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破坏性的作用”。伊朗和朝鲜等地区行为体“继续

①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Meeting with Department of Defense Leaders,” October 26,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10/26/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meeting-with-department-of-defense-leaders/>.

③ “Opening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Designate Antony J. Blinken,”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 C., January 19, 2021, <https://www.state.gov/opening-remarks-by-secretary-of-state-designate-antony-j-blinken/>.



追求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和技術，威胁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并挑战地区稳定”。此外，美国还面临着“国内治理脆弱的国家内部挑战”“来自有影响力、有能力破坏美国利益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以及国内和国际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①拜登政府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强调，美国面临着两种战略性挑战：第一种是主要大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将会塑造未来世界的竞争；第二种是全世界面临的气候变化、粮食不安全、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能源短缺、通货膨胀等跨越边界的共同挑战。这些共同挑战不是次于地缘政治的边缘性议题，而是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核心问题和必须应对的问题。就其本质而言，这些挑战需要各国政府进行合作才能解决。^②

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塑造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国际秩序。报告称，“我们追求一种自由的秩序——允许人们享受其基本的普遍人权和自由。它是开放的秩序——为赞同这些原则的所有国家提供参与规则并在规则的塑造中发挥作用的机会。它是繁荣的秩序——使所有国家能够不断提高其公民的生活水平。它是安全的秩序——免于侵略、胁迫和恐吓”。^③

为捍卫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实现其战略目标，《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和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详细阐述了拜登政府的战略构想：在国内投资于美国的人民、经济和民主，投资于创新和工业力量，恢复美国的信誉，重新发挥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与其他国家一道塑造促进美国利益并反映其价值观的、新的全球规范和协定；在全世界重振联盟和伙伴关系并使之现代化；拥抱国际合作，重新接触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以赢得美国在其中的领导地位，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气候危机及其他共同挑战；

①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March 2021, pp. 7–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 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 10–1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与盟国和伙伴一道，在全球重振民主；支持和捍卫美国的同盟和伙伴网络，进行聪明的防务投资。^①

（二）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

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及其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的认知，完全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在拜登政府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印太地区也被置于首要位置。2021年1月19日，布林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其国务卿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拜登政府认为印太地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必须处于优先地位。^② 2021年8月，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说，印太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21世纪的历史很大部分将会以印太地区为中心来书写。^③ 拜登政府在2022年2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开篇就强调，美国是一个印太国家。印太地区居住着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有世界上7个最大的军事强国。驻扎在该地区的美国军队比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地区的美国驻军还要多。该地区支持了300多万个美国的就业机会，是接近9000亿美元外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来源地。未来，该地区将驱动2/3的全球经济增长，其影响力将会增长，对美国的重要性也会增长。^④

①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pp. 18–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 11–1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② “Nomination of Hon. Antony J. Blinken to Be U. S. Secretary of State-Part I,”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Seventee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January 19, 2021, pp. 313–314,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01%2019%202021%20Nominations%20--%20Blinken%20Part%201.pdf>.

③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ugust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8/24/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on-the-indo-pacific-region/>.

④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 4,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2021年12月,布林肯国务卿访问印度尼西亚,并在印度尼西亚大学发表题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演讲,详细阐述了拜登政府关于“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他提出,美国将“推动塑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在该地区内部及该地区之外建立更强大的联系”“推动基础更广泛的繁荣”“帮助建设更有韧性的印太地区”,以及加强印太地区的安全。关于“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意涵,布林肯是这样阐述的:“自由指的是书写你们的未来的能力,以及对你们的社会和你们的国家中发生的事情拥有发言权,不管你们是谁或者你们认识谁。开放,天然地来自自由。自由的地方对新的信息和观点是开放的。它们对不同的文化、宗教、生活方式是开放的。它们对批评、自省以及更新也是开放的。”他指出:“当我们说我们希望塑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时,在个人层次上,我们的意思是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是自由的,并生活在开放的社会中。在国家层次上,我们的意思是每个国家都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及自己的伙伴。在地区层次上,我们的意思是在世界的这个部分,问题将会以开放的方式解决,规则将以透明的方式达成并得以公正地运用,商品和思想以及人民将会在陆地、网络空间和开放的海洋自由地流动。确保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免于胁迫并让所有国家都能进入这一地区,符合我们所有国家的利益。这对该地区的人民是好的,对美国人也是好的,因为历史表明,当这个庞大的地区是自由和开放的地区的时候,美国会更安全、更繁荣。所以,我们将会与该地区的伙伴合作,努力实现这一愿景。”^①布林肯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意涵的阐述,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黄之瀚在2018年4月、彭斯副总统在2018年11月对美国所谓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

拜登政府对“印太”的基本认知决定了其“印太战略”的基本愿景或目标。《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详细阐述了美国在印太地区追求的五个基本目

^① Antony J. Blinken,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peech at Universitas Indonesia, Jakarta, Indonesia, December 14, 2021, <https://www.state.gov/a-free-and-open-indo-pacific/>.



标：第一，推动塑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第二，增强该地区内外的互联互通；第三，推动地区繁荣；第四，加强印太地区的安全；第五，增强应对跨国威胁的地区韧性。^① 拜登政府发布的 2022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地区战略部分强调：“作为印太国家，美国在实现印太地区的开放、互联互通、繁荣、安全和韧性方面拥有至关重要的利益。”^②

对该地区所面临威胁和挑战的判断，决定着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关注的轻重缓急和具体的政策选择。中国被美国视为印太地区的首要挑战。《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整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此外，气候变化、新冠疫情、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等，也是印太地区面临的重要挑战。印太各国政府还面临着自然灾害、资源匮乏、内部冲突以及治理方面的挑战。若放任不管，这些力量会破坏该地区的稳定。^③

基于上述认知，拜登政府在《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和 2022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制定了“印太战略”推进的“路线图”：深化与地区条约盟国及最密切伙伴的关系，扩大美日韩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发展；加强东盟的作用，重申东盟的中心地位，寻求深化与东南亚伙伴的关系；扩大美国的地区外交、发展和经济接触，特别是与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接触；与东南亚地区伙伴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促进印度洋地区的繁荣和互联互通；与地区伙伴合作，推动“印太经济框架”，促进包容性和基础广泛的繁荣；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推动同盟现代化，强化威慑力；支持印度的崛起和地区领导作用，通过与印度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支持共同的

①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p. 7-14,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 3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③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p. 4-6,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印太愿景；寻求通过与朝鲜持续的外交对话，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取得实际进展，同时加强延伸威慑，应对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威胁；与盟国和伙伴（包括东盟）密切合作，推动恢复缅甸的民主转型；提升各伙伴应对跨国挑战的韧性；支持善治和问责；支持开放、韧性、安全和可信赖的技术等。^①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基本上是按照其《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确定的原则、目标和路线图展开的，也是在其全球战略框架下展开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与其全球战略的实施是相辅相成的。

二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在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军事安全等方面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具体议题领域推进也非常深入，其中以下六点尤为突出。

（一）强化盟国关系，推动同盟现代化

强化与条约盟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关系，推动盟国间更大程度的合作，是拜登政府推进其“印太战略”的首要关注。拜登政府与条约盟国关系的强化主要体现为：第一，对盟国安全承诺清晰化；第二，推动同盟现代化；第三，鼓励其盟国间合作，构建印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关系网。

1. 对盟国安全承诺“清晰化”

与特朗普政府以及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对印太盟国的安全

^① The White House, “Indo - 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 15 - 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 37 - 3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承诺，特别是对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安全承诺，已高度清晰化，不再留有模糊空间。

美日同盟被美国视为“印太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的基石”。拜登政府在与日本各层级的互动中反复强调其协防日本的承诺坚如磐石。在2021年3月的“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2+2”）会议、^①2021年4月菅义伟首相访美与拜登总统的会谈、^②2022年1月线上“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③2022年5月拜登总统访日与岸田文雄首相的会谈^④以及2023年1月“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⑤等外交活动中，美方都反复重申其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第5条协防日本的义务，强调使用各种力量（包括核力量）协防日本的坚定承诺，明确强调该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反对任何寻求改变现状或削弱日本对这些岛屿行政管理的单边行动，并反复重申向日本提供延伸威慑的承诺。

美国一直强调，美韩同盟是“朝鲜半岛与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支柱”。过去两年中，朝鲜多次进行弹道导弹试射，美国与韩国及日本保持着各个层级频繁的双边或三边沟通，反复强调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目标及其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在2021年3月举行的美韩“2+2”部长

① “U. S. -Japan Joint Press Statement,”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March 16, 2021, <https://www.state.gov/u-s-japan-joint-press-statement/>.

② “U. S. -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U. S. -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April 16,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③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 S. -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January 6, 2022,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u-s-japan-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

④ “Japan-U. S.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Strengthening the Free and Open International Order,”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japan-u-s-joint-leaders-statement-strengthening-the-free-and-open-international-order/>.

⑤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January 11, 2023,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



级会谈、^① 2021 年 5 月韩国总统文在寅访美与拜登总统举行的会谈、^② 2022 年 5 月拜登总统访韩与尹锡悦总统举行的会谈^③中，双方都重申了对于防卫韩国及加强《美韩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c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下的联合防务态势的承诺。美方不断重申使用其所有防务力量，包括核、常规和导弹防御力量，为韩国提供延伸威慑，以加强美韩联盟的威慑态势，维持联合军事准备。

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主要体现在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已放弃过去的“模糊”立场。拜登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多次明确表达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在南海争端中明确支持菲律宾。在布林肯国务卿于 2021 年 7 月就“南海仲裁”5 周年发表的声明^④和 2022 年 7 月就“南海仲裁”6 周年发表的声明^⑤，以及在 2022 年 11 月哈里斯副总统与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的会谈^⑥中，美方都强调反对“中国在南海对超过 1982 年《海洋法公约》之中的国际法许可的海域的海上声索”，并重申对在南海中国海的菲律宾武装力量、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将会促使美国援引 1951 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① “Joint Statement of the 2021 Republic of Korea-United States Foreign and Defense Ministerial Meeting (‘2+2’),”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March 18, 2021,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2021-republic-of-korea-united-states-foreign-and-defense-ministerial-meeting-22/>.

② “U. S. -ROK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May 2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5/21/u-s-rok-leaders-joint-statement/>.

③ “United States - Republic of Korea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May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1/united-states-republic-of-korea-leaders-joint-statement/>.

④ Antony J. Blinken,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Ruling on the South China Sea,” Press Statement, July 11, 2021, <https://www.state.gov/fifth-anniversary-of-the-arbitral-tribunal-ruling-on-the-south-china-sea/>.

⑤ Antony J. Blinken, “Sixth Anniversary of the Philippines-China South China Sea Arbitral Tribunal Ruling,” Press Statement, July 11, 2022, <https://www.state.gov/sixth-anniversary-of-the-philippines-china-south-china-sea-arbitral-tribunal-ruling/>.

⑥ “Readout of Vice President Harris’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Marcos of the Philippines,” November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21/readout-of-vice-president-harris-meeting-with-president-marcos-of-the-philippines/>.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第4条规定，承担美国的共同防御义务。

2. 推动同盟现代化

美国推动印太地区同盟现代化，主要体现在美国与印太盟国之间通过战略协调确定共同目标、投入必要资源、扩展和深化合作领域等方面。同盟不仅关注军事与安全威胁，还致力于扩大在气候变化、关键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而且各领域合作都在进一步深化。

美国与日本在双边互动中都表达了因应地区和国际局势推动美日同盟现代化的强烈愿望。美日同盟的现代化既体现在日本自身资源的投入和能力提升方面，也反映在美日同盟合作领域的扩大和深化方面。

2021年3月，美日两国举行“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开始推动同盟的现代化。此后，在2022年1月举行的美日线上“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①和2023年1月举行的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②中，双方都表示决心推动美日同盟不断现代化，并通过全面协调战略和确定优先目标强化联合能力。日本重申，决心从根本上增强其防务能力，加强其国防建设。美国表示，决心通过在前沿部署具有更多功能、更具韧性和更加机动的力量，优化其在印太地区的态势和能力。为推动和实现同盟现代化，双方决定在同盟协调、和平时期同盟的努力、同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太空、网络与信息安全、维持技术优势等领域加强磋商。双方表示将会加强跨域能力，特别是整合陆、海、空、导弹防御、太空、网络、电磁波谱及其他领域，以及提升同盟的准备状态、韧性和互操作性；加强信息安全实践和强化基础设施，应对各种网络威胁；维护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太空领域，建立负责任的行为规范；寻求共同投资，加快创新并确保美日同盟在关键和新兴领域维持技术优

①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 S. -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January 6, 2022,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u-s-japan-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

②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January 11, 2023,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



势；在反超音速技术等方面展开合作。双方还就新的“东道国支持”（Host Nation Support）安排和签署“特别措施协定”（Special Measures Agreement）达成共识，以提升美日同盟的准备状态和韧性。美日两国元首在多次会谈中也表示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并使之现代化。2022年12月，日本发布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拜登总统认为，这将有利于印太地区和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推动21世纪美日关系的现代化。^①

美韩同盟的现代化，也主要体现在两国之间的战略协调、合作领域扩展和合作的深化等方面。美韩同盟已经超越朝鲜半岛，被赋予更广泛的地区和全球战略意涵。2021年5月，拜登总统与到访的文在寅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同意深化在网络、太空、全球防扩散、气候、全球卫生、新兴技术和半导体、供应链韧性、移民与发展、两国民间交往等领域的合作；同意把韩国的“新南向政策”与美国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愿景及其他国家的愿景对接起来，合作创造一个安全、繁荣和富有活力的地区。^② 2022年5月，拜登总统访问韩国并与尹锡悦总统举行会谈。双方重申致力于加强美韩同盟并将其关注点扩大到朝鲜半岛之外，应对全球挑战。双方承诺提升在广泛优先关注的议题上的合作，具体包括深化和扩大在关键和新兴技术及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开发、使用和促进符合共同的民主原则和“普世价值”的技术；深化经济和能源安全合作；提升公共和私营部门间的合作，保护和推动关键和新兴技术；提升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促进投资和研发合作；加强防务部门供应链、联合开发和制造等领域的伙伴关系；继续合作应对供应链生态系统中的眼前及长远挑战，促进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物等关键产品的韧性供应链管理；加强两国对外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部门之间的合作；承诺在太空合作的所有部门加强韩美同盟，确保实现安全和可持续的太空环境，并致力

①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January 13,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1/13/joint-statement-of-the-united-states-and-japan/>.

② “U. S. -ROK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May 2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5/21/u-s-rok-leaders-joint-statement/>.



于加强防务太空伙伴关系等。双方还承诺在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清洁能源、传染病应对、生物安全、全球卫生、全球信息自由流动等方面加强合作。^①

美澳同盟的现代化主要体现为两国合作的深化。印太地区是美澳同盟关注的焦点，但美澳合作也是全球性的。2021年9月，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第31次年度部长级磋商。双方表示，将寻求在优先关注领域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包括地区安全、基础设施、经济增长、技术、民主韧性、人权、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等领域。^② 2022年12月，美澳举行第32次年度部长级磋商。双方承诺进一步深化合作，强化和改革多边体系并动员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危机；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民主以及性别平等和公平；促进技术、网络空间、贸易和商业规则的发展。双方决定发展防务和安全合作，以确保能够威慑侵略，抵制胁迫，并给主权决策留下空间。^③

3. 鼓励盟国间合作，构建印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关系网

在推动“印太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拜登政府不但强化与传统盟国的关系，还努力推动其盟国间关系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推动日韩和解及美日韩三边合作、提升并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发展、建立“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方面。

韩日关系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在该地区联盟体系的运作效果。美国在强化美日、美韩同盟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韩日和解及美日韩三边合作。因应朝鲜数十次弹道导弹试射给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造成的影

① “United States - Republic of Korea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May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1/united-states-republic-of-korea-leaders-joint-statement/>.

② “Joint Statement on Australia - U. S.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AUSMIN) 2021,”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September 16, 2021,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australia-u-s-ministerial-consultations-ausmin-2021/>.

③ “Joint Statement on Australia - U. S.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AUSMIN) 2022,”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December 6, 2022,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australia-u-s-ministerial-consultations-ausmin-2022/>.



响，只是美日韩三方互动的重要关注点之一，三方的合作还涉及更广泛的内容。202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东亚峰会期间，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发表了《美日韩三边印太伙伴关系金边声明》（Phnom Penh Statement on US- Japan-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Partnership for the Indo-Pacific）。三方同意以三边形式在各个政府层级实施“印太战略”，协调集体的力量，寻求打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也是具有包容性、韧性和安全的印太地区。^①

在过去两年中，美日澳之间也延续着机制化的合作。2022年6月，美日澳三国在新加坡举行第10次三边国防部长会议。三方承诺合作进行具体的和务实的磋商，以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2022年8月，美日澳三国外长在第55次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三边战略对话，表示将致力于深化三边伙伴关系，以推动塑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2022年10月，美日澳三国在夏威夷举行三边国防部长会议，讨论了如何在提升信息共享、演习以及科学和技术倡议等方面深化三边防务合作。与此同时，澳日之间的双边战略与安全合作也在不断推进。

在过去两年中，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合作进一步提升。2021年3月，美日印澳举行首次“四边安全对话”线上领导人峰会，把“四边安全对话”提升到领导人层次。2021年9月，四国在白宫首次举行面对面的“四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除在新冠疫情、气候危机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合作外，四国还扩大了新的合作领域，建立了新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开始在网络空间开展新的合作，发起“四边安全对话奖学金”（Quad Fellowship）项目，促进教育和人员交流合作。^② 2022年5月，四国领导人在东京举行第四次峰会。四国领导人宣布发起“海域感知印太伙伴

① “Phnom Penh Statement on US-Japan-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Partnership for the Indo-Pacific,” November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3/phnom-penh-statement-on-trilateral-partnership-for-the-indo-pacific/>.

② “Joint Statement from Quad Leaders,”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joint-statement-from-quad-leaders/>.



关系”（Indo-Pacific Partnership for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倡议；宣布开放“四边安全对话奖学金”申请；在新冠疫情应对和全球卫生安全、气候变化、关键和新兴技术、网络安全、太空、基础设施、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等方面，也宣布了一些新的倡议和合作计划。^①

澳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拜登政府加强盟国间合作、推进其“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2021年9月，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2021年11月，澳英美三国达成《美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之间海军核动力推进信息交换协议》。2022年9月，三国领导人在“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成立一周年之际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三方在澳大利亚获得携带常规武器的核动力潜艇方面以及先进能力倡议方面的合作已取得重大进展。三国将推动更大程度的信息和技术共享，支持产业基础和供应链更深程度的一体化。^②

（二）发展和提升与关键伙伴的关系

拜登政府在推进其“印太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也高度重视发展与印度、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蒙古国、太平洋岛国等伙伴的关系。其中，美国与印度、新加坡、越南、印尼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发展尤为突出。

拜登政府进一步深化了与印度的“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U. S. - India Comprehensive Global Strategic Partnership）。2021年5月布林肯国务卿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时，重申了拜登政府对深化“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2021年9月，拜登总统与印度

①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Tokyo Summit 2022,”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quad-leaders-tokyo-summit-2022/>.

②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to Mark One Year of AUKUS,” September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9/23/joint-leaders-statement-to-mark-one-year-of-aukus/>.



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定了引领美国-印度关系前进的清晰愿景：“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并与地区集团合作，促进在印太及更广泛地区的共同利益；发展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增进两国工薪家庭的富裕；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及其他卫生挑战；激励全球扩大气候行动的努力；加强民主价值和制度；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双方认为，两国必须继续和扩大在新领域和许多关键及新兴技术领域的伙伴关系。^① 2022年4月，美印两国举行“2+2”部长级对话。双方就“全球伙伴关系和印太合作”“共同繁荣、创新和韧性供应链”“气候、环境和清洁能源”“科学、技术、网络安全和太空”“全球卫生”“防务与安全”“反恐和禁毒”“教育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达成广泛共识。^② 2022年5月，拜登总统与莫迪总理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谈。双方承诺深化“主要防务伙伴关系”，鼓励有利于两国的经济接触，扩大两国在全球卫生、流行病预防和关键及新兴技术方面的伙伴关系。双方还发起了“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③

新加坡是具有重要战略影响力的国家。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和新加坡在众多议题上保持着密切接触和沟通，在联合训练、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出口管制、网络安全、地区能力建设等议题上进行了深入合作。2021年8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新加坡，并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进行了会谈。双方重申了美国-新加坡的伙伴关系，并表示将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网络威胁、推动包容性增长和创新、推动增长和创新及韧性供应链、应对新冠疫情并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以及深化人民之间的

-
- ① “U. S. -India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A Partnership for Global Good,”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u-s-india-joint-leaders-statement-a-partnership-for-global-good/>.
 - ② “Fourth Annual U. S. -India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April 11, 2022, <https://www.state.gov/fourth-annual-u-s-india-22-ministerial-dialogue/>.
 - ③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Modi of India,” May 2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4/readout-of-president-bidens-meeting-with-prime-minister-modi-of-india/>.

联系等关键议题上的合作。^① 为确保有韧性的供应链，两国宣布建立“美国-新加坡增长与创新伙伴关系”（U.S. -Singapore Partnership for Growth and Innovation），以应对眼前和长期的挑战。双方还宣布开启“美国-新加坡供应链对话”（United States-Singapore Dialogue on Supply Chains）。2021年10月，拜登总统与李显龙总理举行会谈，表达了深化与新加坡合作的愿望。2022年3月，拜登总统与到访的李显龙总理举行会谈。双方决心进一步扩大双边合作，推动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和创新，提高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标准，应对气候危机，促进卫生安全，提高供应链韧性，改善网络安全，确保外太空活动的可持续性。^② 2022年10月，美国与新加坡在华盛顿举行第5次“战略伙伴关系对话”。双方重申共同致力于两国防务关系和双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美国、新加坡和印太地区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确保全球供应链安全；支持世界银行设立新的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金融中介基金（Financial Intermediary Fund, FIF）；进一步加强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③

自从美国与越南建交以来，两国的关系不断提升。拜登执政后，美国和越南在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方面加强了合作，双方对发展两国关系都有较高期待。2021年8月，哈里斯副总统访问越南并与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举行会谈。哈里斯副总统宣布向越南增加新冠疫苗捐赠，对疫苗分发提供关键性支持，并开设新的疾病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东南亚地区办公室来提升卫生安全方面的合作。阮春福表示，越南始终视美国为越南最重要的伙伴之一，美越全面伙伴关系在双

-
- ① “Fact Sheet: Strengthening the U.S. - Singapor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ugust 2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8/23/fact-sheet-strengthening-the-u-s-singapore-strategic-partnership/>.
 - ② “U.S. - Singapore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March 2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29/u-s-singapore-joint-leaders-statement/>.
 - ③ “Joint Statement on the 5th U.S. - Singapore Strategic Partnership Dialogue,”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October 25, 2022,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the-5th-u-s-singapore-strategic-partnership-dialogue/>.



边、地区和全球合作的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还表示，越南愿与美国共同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全面伙伴关系，推动更具实质性、富有成果、长期和可持续的双边关系；建立和增强互信；在相互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各国政权的基础上，为双方提升、交流和合作创造基础。^①2022年7月，美国和越南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年度“能源安全对话”。2022年8月，美国和越南在华盛顿举行第9次“美国-越南亚太对话”，讨论两国在推动该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共同感兴趣的议题。2022年9月，美国和越南在河内举行防务政策对话，重申了美越全面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拜登政府也非常重视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两国高层交流频繁，在应对新冠疫情、海上安全、气候变化、经贸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合作。2021年8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会见印尼外长蕾特诺·马尔苏迪（Retno Marsudi）时表示，美国将继续与印尼及该地区进行高层接触，以推动塑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2021年8月3日，布林肯国务卿会见印尼外长蕾特诺·马尔苏迪，双方承诺合作应对全球疫情和气候危机，促进双边贸易和经济联系，捍卫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继续在网络安全和防止网络犯罪方面展开合作。2021年11月1日，拜登总统会见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双方讨论了地区议题，包括海上安全和海上自由的重要性，表达了对缅甸政变的关切。双方还讨论了应对气候危机、加强全球卫生安全以及美国提供疫苗和援助以结束新冠大流行等努力。2021年12月，布林肯国务卿访问印尼并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外长蕾特诺·马尔苏迪举行会谈。12月14日，布林肯与蕾特诺·马尔苏迪会谈后签署了关于扩展海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涵盖海上安全合作、海洋自由、渔业保护以及海上安全与航行等。为加强两国的

①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and President Phúc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in Hanoi, Vietnam,” August 2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8/25/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and-president-phuc-of-the-socialist-republic-of-vietnam-in-hanoi-vietnam/>.



安全合作，双方同意建立两国外长和防长“2+2”对话机制。^①

美国认为自己在太平洋地区拥有强大的战略、历史、道义、人道主义和环境等方面的利益。在过去两年中，美国与太平洋岛国通过多种形式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并与盟国和伙伴一起提出一些新倡议，强化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巩固其在该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这都反映出其强烈的地缘战略竞争的意图。2021年10月，在美国与马绍尔群岛签署的《自由联系条约》（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生效35周年之际，布林肯国务卿发表声明，强调拜登政府将把与“自由联系邦”（Freely Associated States, FAS）^②的《自由联系条约》谈判作为优先事项，并通过与马绍尔群岛正在进行的谈判，寻求强化持久的伙伴关系。^③ 2022年3月，拜登总统任命尹汝尚（Joseph Yun）大使为《自由联系条约》谈判总统特使。2022年6月，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英国和美国高级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并发表声明，宣布发起建立“蓝色太平洋伙伴”（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 PBP）关系。2022年7月，哈里斯副总统应斐济总理邀请，在线参加了“太平洋岛国论坛”（Pacific Islands Forum）领导人会议，宣布了深化美国与该地区伙伴关系的新承诺。2022年9月，美国与库克群岛等14个太平洋岛国在白宫举行了第一次“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U.S. - Pacific Islands Summit），拜登总统发表了演讲。会后各方发表的《关于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宣言》强调，面对不断恶化的气候危机和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各方承诺致力于合作应对日益增加的挑战。^④ 布林肯国务卿在演讲中发起了一个名为“韧性

① Antony J. Blinken,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nd Indonesian Foreign Minister Retno Marsudi at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gning Ceremony,” Jakarta, Indonesia, December 14,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nd-indonesian-foreign-minister-retno-marsudi-at-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signing-ceremony/>.

②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与帕劳共和国三国合称“自由联系邦”。

③ Antony J. Blinken, “Anniversary of the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with the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Press Statement, October 20, 2021, <https://www.state.gov/anniversary-of-the-compact-of-free-association-with-the-republic-of-the-marshall-islands/>.

④ “Declaration on U.S. - Pacific Partnership,” September 2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9/29/declaration-on-u-s-pacific-partnership/>.



蓝色经济”（Resilient Blue Economies）的新项目，支持太平洋岛国可持续的渔业、水产养殖和旅游业，以发展海洋生计。拜登总统推出了第一份《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Pacific Partnership Strategy）报告，把与太平洋岛国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接触提升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①

（三）重视和投资地区组织和机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非常重视各种地区与国际组织或机制的建设，以此来维护美国及其盟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投资于印太地区各地区组织和机制，包括东盟以及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以东盟为中心的机制，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利用这些地区组织和机制实现其政策目标，是拜登政府推进其“印太战略”的重要举措。

为此，拜登政府加强了与东盟的接触与合作，积极参与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机制的活动，以推进在这些多边框架下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在与东盟所有成员国的双边接触以及与东盟及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机制的接触中，拜登政府一直强调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在与印太地区其他盟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和伙伴（印度、新西兰、蒙古国等）以及欧洲盟国的互动过程中，在涉及东盟及相关议题时，拜登政府也反复强调这一点。

2021年5月3日，布林肯国务卿在伦敦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会见文莱第二外交部部长艾瑞万·尤索夫（Erywan Yusof），强调了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在地区架构中作用的承诺，并表示期望加大美国与东盟的接触力度。2021年5月5日，美国与东盟举行第34次年度“美国-东盟对话”（U. S. -ASEAN Dialogue）。2021年6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参加了第8次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高级官员金·莫伊

^①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Unveils First-Ever Pacific Partnership Strategy,” September 2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9/29/fact-sheet-president-biden-unveils-first-ever-pacific-partnership-strategy/>.

(Kin Moy) 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高官会，并主持了第一次年度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高官会。

2021年7月，布林肯国务卿参加了东盟-美国外长特别会议。布林肯国务卿与东盟国家外长承诺继续构建基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经济繁荣和人民之间强大联系的东盟-美国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8月，布林肯国务卿参加第二次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并推出了“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 (Mekong-U. S. Partnership) 的四个旗舰项目；参加美国-东盟外长会议，重申了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印太展望》的承诺；参加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主持了第10次“湄公河之友” (Friends of the Mekong) 年度部长级会议；参加第28次年度东盟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并与东盟地区论坛26个参加国的外长、东盟秘书长、欧盟高级代表举行了会谈。

2021年10月，拜登总统参加美国-东盟峰会，重申了美国对于加强美国与东盟关系、东盟中心地位以及《东盟印太展望》的承诺。拜登总统宣布，将为新倡议提供高达1.02亿美元的资金，以扩大美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① 次日，拜登总统在线参加东亚峰会，宣布美国将与伙伴一起探讨建立“印太经济框架”。^②

2022年5月，美国与东盟成员国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进一步强化了与东盟的合作，在加速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及包容性繁荣以及教育、扩大海上合作、推动全球卫生和卫生安全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倡议。^③ 2022年8月，布林肯国务卿访问柬埔寨首都金边，参加美国-东盟部长级会议、东亚峰会外长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

①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U. S. –ASEAN Summit,” October 26,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26/readout-of-president-bidens-participation-in-the-u-s-asean-summit/>.

②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ast Asia Summit,” October 27, 2021,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adout-president-bidens-participation-the-east-asia-summit>.

③ “Fact Sheet: U. S. –ASEAN Special Summit in Washington, DC,” May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12/fact-sheet-u-s-asean-special-summit-in-washington-dc/>.



2022年11月，东盟成员国和美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第10次美国-东盟峰会，并发表《东盟-美国领导人关于建立东盟-美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双方宣布，建立“东盟-美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处于印太地区中心地位的开放、透明、有韧性、包容和基于规则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推动东盟在应对地区共同关注的议题方面发挥强大、团结和建设性的作用；通过现有的以东盟为中心的机制实施《东盟印太展望》，支持东盟的目标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原则；通过东盟的领导机制，支持航行和飞越自由，根据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平解决争端，推动海上合作；通过提升经济和社会文化合作，加强该地区内外人民之间的互联互通；提升在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的伙伴关系，促进在高标准、透明和气候韧性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促进二者间贸易和投资，以推动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和无缝区域互联互通，推动更强大、更公平和更包容的经济增长以及可持续发展；通过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框架，加强在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海上安全、反恐、维和行动、军事医学、人道主义排雷行动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通过“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下的共同倡议，进一步推动湄公河次区域的稳定、和平、繁荣与可持续发展。^① 拜登总统还参加了东亚峰会，重申了美国对印太地区持久的承诺以及东盟的中心地位。^②

拜登政府也非常重视亚太经合组织在地区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对于推进“印太战略”的意义。2021年7月，拜登总统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线上领导人会议，阐述了该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并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将会加深与该地区的接触，致力于塑造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2021

① “ASEAN-U.S. Leaders’ Stat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U.S.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Novem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2/asean-u-s-leaders-statement-on-the-establishment-of-the-asean-u-s-comp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

② “Readout of President Joe Bid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East Asia Summit,” November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3/readout-of-president-joe-bidens-participation-in-the-east-asia-summit/>.



年11月8~9日，布林肯国务卿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率领美国代表团在线参加了新西兰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2021年11月12日，拜登总统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将加强与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公平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提升美国的竞争力，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与会领导人签署了《亚太经合组织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奥特亚罗瓦行动计划》（Aotearoa Plan of Action for APEC's Putrajaya Vision 2040）。美国试图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推动有利于美国工人、企业和家庭的自由、公正和开放的经济政策议程。美国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优先关注包括确保贸易政策是有韧性和包容性的，能满足美国工人、消费者和企业的需求，并为其他经济体参加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做好准备；支持美国的创新和数字经济；帮助美国公司改善营商环境，在亚太经合组织推动改善经济政策、商业监管和公平竞争的实践，为美国公司创造公平和开放的市场；扩大妇女的经济参与。^① 2022年11月，哈里斯副总统出席了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演讲。

（四）深化与印太国家的经济合作，推动规则塑造

深化与印太国家的经济接触，塑造印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规则，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拜登政府与印太国家的经济接触既包括双边层次的经济合作，也包括多边的规则塑造。在不断强化“大国竞争”叙事的背景下，美国与印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地缘战略竞争的意涵，经济合作“泛安全化”的现象比较突出。

1. 强化与印太国家的双边经济合作

美国对全球及印太地区安全形势的认知，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对外经济

^① “U. S. 2021 APEC Outcomes,”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November 12, 2021, <https://www.state.gov/u-s-2021-apec-outcomes/>.



和贸易政策，影响它与不同性质的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拜登政府在寻求与中国进行高科技领域脱钩的同时，也在寻求强化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盟国和关键伙伴的经济合作。

在过去两年中，美日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合作内容更加广泛，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对话和合作机制。2021年4月，拜登总统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发起了新的“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Partnership），目的是促进开放和民主原则引导下的经济增长。2021年5月，美国和日本发起“美日全球数字联通伙伴关系”（U. S. -Japan Global Digital Connectivity Partnership），以深化在数字经济和下一代数字技术议题上的双边合作。2021年6月，美日举行第一次“日美清洁能源伙伴关系”（Japan-U. S. Clean Energy Partnership）会议。2021年12月，两国举行第二次“日美清洁能源伙伴关系”会议。在“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拜登总统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1月建立了新的部长级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Economic Policy Consultative Committee），以推动经济合作并加强印太地区和世界上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2022年5月，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美日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副外长级会谈。2022年7月，美日举行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第一次部长级会谈。双方决定，支持开放、可持续和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以为印太地区及更广泛的地区带来繁荣，支持民主价值，减少经济不平等和保护人权。双方承诺，支持基于自由和公平贸易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经济胁迫和非市场政策和实践，为全世界的工人、企业和国家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双方聚焦关键供应链的韧性和多样性，表示将推动其透明度、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双方还有意加强在推动和保护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的合作，支持技术竞争力和韧性。^① 2023年1月，美日举行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第二次副部长级会议。

①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 S. - Japan Economic Polic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Strengthen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Rules-Based Order,”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July 29, 2022,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u-s-japan-economic-policy-consultative-committee-strengthening-economic-security-and-the-rules-based-order/>.

美国和韩国经济合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新兴技术和半导体、供应链韧性、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2021年11月，美韩举行了“信息和通信技术政策论坛”（U. S. - ROK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olicy Forum）第6次会议，以加强两国在数字经济政策议题方面的合作。2021年12月，美韩举行第6次“高级经济对话”，双方决定加强在供应链、基础设施、应对新冠疫情、公共卫生、气候危机与能源、科学和技术、发展、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合作。2022年5月，拜登总统访问韩国并与尹锡悦总统举行会谈。双方承诺深化和扩大在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及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开发、使用和促进符合共同的民主原则和“普世价值”的技术。为深化经济和能源安全合作，双方将指示各自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起经济安全对话。^① 2022年12月，美韩两国举行第7次“高级经济对话”。双方重申致力于深化美韩经济伙伴关系，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

美国和印度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韧性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也进行了深入合作。在2021年4月的气候问题领导人峰会期间，美国和印度发起了“美印气候和清洁能源议程 2030 伙伴关系”（U. S. -India Climate and Clean Energy Agenda 2030 Partnership）。2021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并与拜登总统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加速清洁能源发展和关键技术的使用，以促进清洁能源转型。双方承诺尽快完成《投资激励协议》（Investment Incentive Agreement）谈判，以促进发展项目投资。双方决定在2022年初恢复“高技术合作小组”，以加快关键领域的高技术贸易；继续和扩大在新领域以及许多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伙伴关系。^② 2021年11月，两国在新德里举行第12次“美印贸易政策论坛”部长级会议，在扩大双边贸易、清除市场准入壁垒和提高商业便利性等方面取得积极

① “United States - Republic of Korea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May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1/united-states-republic-of-korea-leaders-joint-statement/>.

② “U. S. -India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A Partnership for Global Good,”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u-s-india-joint-leaders-statement-a-partnership-for-global-good/>.



进展。在 2022 年 4 月举行的美印“2+2”部长级对话中，双方表示将推动印太地区可持续和持久的基础设施发展，决定建立框架，促进在先进通信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的合作。^① 2022 年 5 月，拜登总统与莫迪总理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谈，双方承诺扩大两国在全球卫生、流行病预防及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的伙伴关系。印度决定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两国签署《投资激励协议》，并发起了“美国-印度关于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倡议”。^②

美国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合作主要体现在气候、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环境、工业、技术及创新等方面。2022 年 12 月，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华盛顿举行第 32 次年度美澳部长级磋商，强调了双方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环境保护、创新与供应链韧性以及确保技术优势等方面的合作。双方承诺，合作加强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推动全球行动，应对气候危机；采取更大的行动，支持全球土地和海洋保护。双方承诺，支持信息和通信技术生态系统的安全，确定了合作领域和支持可靠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融资机会，承诺支持满足印太地区伙伴需要的高质量、透明的基础设施发展。双方还承诺加强在关键矿物的多元、韧性和可持续供应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的合作。^③

此外，在过去两年中，美国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经贸政策对话与合作比较突出，与菲律宾和泰国、新西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老挝、蒙古国等伙伴的双边经贸政策对话相对较少。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经贸政策对话少，并不意味着美

① “Fourth Annual U. S. -India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April 11, 2022, <https://www.state.gov/fourth-annual-u-s-india-22-ministerial-dialogue/>.

②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Modi of India,” May 2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4/readout-of-president-bidens-meeting-with-prime-minister-modi-of-india/>.

③ “Joint Statement on Australia-U. S.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AUSMIN) 2022,”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December 6, 2022,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australia-u-s-ministerial-consultations-ausmin-2022/>.



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不重要，或者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投入少。

2. 塑造印太地区经济贸易规则

塑造印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规则，是拜登政府与印太国家间经济接触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塑造全球经济和贸易规则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规则的塑造和“印太经济框架”的推动方面。

拜登政府与印太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与其在国内推动的“重建更美好未来议程”（Build Back Better Agenda）和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倡议的努力是相连接的，也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与印太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做法。

2021年6月，拜登总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发起了“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该倡议重点关注的是气候、卫生与卫生安全、数字经济、性别平等与公正等领域的投资。2021年9月，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提出将以“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为基础，集合专门的技术、能力和影响力，加强该地区正在实施的基础设施倡议，并发现新机会，以满足该地区需求。四国同意建立高级“四国基础设施协调小组”（Quad Infrastructure Coordination Group），定期开会，分享关于地区基础设施需求的评估，并协调各自提供基础设施方面透明、高质量的方法；协调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活动，确保四国的活动能够相互强化和补充，满足印太地区基础设施的需求，并在高质量基础设施方面发挥领导作用。^①

2021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部长理事会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如何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从而切实重建更美好的未来，也就是把“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与“蓝点网络”倡议对接起来，使之从设想或原则转变成具操作性的机制或机构。^② 2022年6月，拜登总统

①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Summit,”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fact-sheet-quad-leaders-summit/>.

②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t Blue Dot Network Discussion,” OECD, Paris, France, October 5,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t-blue-dot-network-discussion/>.



与七国集团领导人正式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计划到 2027 年动员 6000 亿美元用于全球基础设施投资。2022 年 11 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期间，美国总统拜登、印尼总统佐科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主持了关于“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的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再次承诺与中低收入国家加强高标准投资全球伙伴关系。^①

拜登政府在推动印太及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并塑造相关规则时，扩大了“基础设施”的传统定义，使之不仅包括公路和桥梁、铁路、机场以及供水系统等物质性基础设施，还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气候变化、性别平等、工人培训也被纳入“基础设施”的范畴。对“基础设施”更宽泛的界定，反映出美国塑造相关领域规则的强烈愿望。

拜登政府推动塑造印太地区经济和贸易规则的另一努力，是提出并推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2021 年 10 月，拜登总统在东亚峰会上宣布，美国将与伙伴探讨发展“印太经济框架”。2022 年 5 月，拜登总统在东京与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12 个国家正式发起“印太经济框架”。该框架包含贸易、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四个支柱。2022 年 6 月，斐济作为发起国参加该框架。2022 年 12 月，“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了第一轮谈判。2023 年 2 月，14 个成员国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了一轮特别谈判。2023 年 3 月，14 个成员国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了第二轮谈判。虽然“印太经济框架”未来发展还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但拜登政府通过该框架塑造印太地区经济和贸易规则的努力可能产生的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值得关注。

① “United States - Indonesia - EU Joint Statement on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November 15,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5/united-states-indonesia-eu-joint-statement-on-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



（五）深化与印太盟国及伙伴的军事关系和军事合作

与印太盟国及伙伴的军事关系和军事合作，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2021年7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曾系统地阐述“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的思想，^①提出了深化与其盟国和伙伴军事合作的新的战略思维。在过去两年中，拜登政府已大大深化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盟国的军事合作，同时也加强了与关键新兴伙伴特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军事安全合作。虽然整体上看，美国与盟国和伙伴的军事合作领域更加广泛，程度更加深入，但与不同国家的军事关系和军事合作具有不同的特点。

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实力最强大的盟国，它在美国印太及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决定了美日军事关系和军事合作的性质和程度。美日军事合作的关注是全球性的，远超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需要。美日军事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释放日本的军事潜能，增强日本自身的防务能力。这既是日本方面自身的选择，也受到拜登政府的积极鼓励。在2022年1月举行的线上会谈中，拜登总统赞扬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从根本上加强日本防务能力以强化对共同威胁之威慑的决心，并欢迎岸田文雄首相修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及其他关键引领性文件的意向，特别是其增加防务开支的决定。^②美日军事安全合作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两国军方高层保持着频繁的机制化的安全磋商。“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2+2”）会议是美日双方进行全面的军事安全合作和政策沟通的重要机制。双方已经在2021年3月、2022年1月和2023年1月举行了3次“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在2022年1月的会议上，双方强调了加强跨域能力，特别是整合陆、海、空、导弹防御、太

①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Participates in Fullerton Lecture Series in Singapore,” July 27,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Article/2711025/secretary-of-defense-loyd-j-austin-iii-participates-in-fullerton-lecture-serie/>.

② “Readout of President Biden’s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Kishida of Japan,” January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1/21/readout-of-president-bidens-meeting-with-prime-minister-kishida-of-japan/>.



空、网络、电磁波谱及其他领域的极端重要性，并强调有必要提升准备状态、韧性和互操作性。^① 美日两国还在2021年4月、2022年6月和2022年11月举行了3次双边“延伸威慑对话”（Extended Deterrence Dialogue），协调军事安全政策。在2022年11月举行的对话中，双方研究了如何利用外交工具和当前及未来的跨域防务力量支持同盟的联合威慑，并应对该地区及全世界潜在的破坏稳定的行动。^② 美日在具体领域的合作更能体现其军事安全合作的深度。比如，2022年12月，美日两国的国防部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美国支持日本与盟国和伙伴进行安全与防务合作，以发展下一代战机。

美国与韩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与朝鲜半岛形势密切相关。在过去两年中，围绕朝鲜弹道导弹试射等议题，美韩军方通过美韩“2+2”部长级会谈、“韩美一体化防务对话”（Korea-U. S. Integrated Defense Dialogue）、双边延伸威慑战略和磋商小组（Extended Deterrence Strategy and Consultation Group）会议、美韩安全磋商会议、韩美军事委员会会议等机制，保持着各个层次的沟通和合作。在2021年3月举行的美韩“2+2”部长级会谈中，双方重申致力于协防韩国并加强美韩联合防务态势，并强调朝鲜核及弹道导弹议题是美韩联盟的首要关注。^③ 美韩两国在2021年5月、2021年9月和2022年8月分别举行了第19次、第20次和第21次“韩美一体化防务对话”。双方承诺两国联合部队将保持准备状态，维持协防韩国的态势；扩大在朝鲜半岛及周围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的范围和规模；提升互操作性。2022年5月，拜登总统和尹锡悦总统同意重建双边延伸威慑战略和磋商小组。2022年9月，美韩举行双边延伸威慑战略和磋商小组会议。2022年10月，美韩举行

①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 S. -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January 6, 2022,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u-s-japan-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

② “Japan-U. S. Extended Deterrence Dialogue,”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November 16, 2022, <https://www.state.gov/japan-u-s-extended-deterrence-dialogue-2/>.

③ “Joint Statement of the 2021 Republic of Korea-United States Foreign and Defense Ministerial Meeting (‘2+2’),”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March 18, 2021,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2021-republic-of-korea-united-states-foreign-and-defense-ministerial-meeting-22/>.

第 47 次军事委员会会议。2022 年 11 月，美韩举行第 54 次安全磋商会议。双方承诺继续协调和合作，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同意提升联合演习和训练，以加强应对朝鲜核和导弹威胁的准备状态。^① 在美国认知的“大国竞争”回归的时代里，美韩军事安全合作的影响实际上超越了朝鲜半岛。

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和澳大利亚军方围绕双边及地区安全议题也一直保持着机制化的沟通与合作。美国与澳大利亚军事合作的重点是提升美澳同盟的能力，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2021 年 8 月，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防务政策和战略对话”（U. S. -Australia Defense Policy & Strategy Talks）。在 2021 年 9 月举行的美澳第 31 次“2+2”部长级磋商中，双方强调加强在防务与安全、军事态势合作和联盟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2021 年 11 月，两国就美澳“军事态势倡议”（Force Posture Initiatives）发布 10 周年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致力于进一步提升“军事态势倡议”，加强双方陆海军合作，支持在该地区进行的高端作战和联合军事行动。^② 美澳两国国防部在 2022 年也多次沟通，推动深化双边防务合作，包括加快和深化在作战、军事态势和防务技术方面的合作。美澳通过“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进行的合作，充分体现了两国军事安全合作的深化。

美国与菲律宾及泰国的军事合作，强调的是加强同盟军队的互操作性，以及推动这两个盟国的国防现代化。2021 年 9 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会见菲律宾国防部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Delfin Lorenzana）。双方讨论了增加军事和安全合作对于支持菲律宾国防现代化努力和加强同盟互操作性的重要性，同意采取一些新倡议，确保双边同盟能够应对新兴挑战。^③ 2021 年

① “54th Security Consultative Meeting Joint Communique,” November 3,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209105/54th-security-consultative-meeting-joint-communicue/>.

② “Joint Statement on 10-Year Anniversary for the Australia-United States Force Posture Initiatives,” November 16,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845438/joint-statement-on-10-year-anniversary-for-the-australia-united-states-force-po/>.

③ “Readou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s Meeting with Philippine Secretary of National Defense Delfin Lorenzana,” September 10,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771441/readout-of-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s-meeting-with-philippine-sec/>.



11月，两国举行第9次美国-菲律宾双边战略对话。2022年4月，奥斯汀会见菲律宾国防部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双方同意通过制定双边防务指南，强化《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承诺，提升防务伙伴关系；通过完成双边海上框架，提升海上协调与合作；通过练习新能力，改善互操作性和实现信息共享。^① 2021年3月，美国与泰国举行了第6次战略对话；同年5月，举行了第7次战略对话。2022年5月，美国与泰国把战略对话和防务战略对话整合到一起，举行了第一次“美泰战略和防务对话”（U. S. -Thailand Strategic and Defense Dialogue）。2022年6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在与泰国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巴育·占奥差（Prayut Chan-o-cha）举行会谈时表示，支持泰国军事力量现代化，加强同盟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扩大和增加同盟的广度和深度，并扩大双边训练和教育。

印度被美国视为“主要防务伙伴”。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拜登政府大大推进了与印度的军事安全合作，其深度和广度都非常突出。美印军事安全合作的内容既包括提升两国军队的互操作性，也包括信息共享、后勤共享和军方互动，以及加强先进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2021年10月，两国举行第16次“美国-印度防务政策工作组”（U. S. -India Defense Policy Group）会议，推动两国在信息共享、高端海事合作、后勤和防务贸易方面的关注。双方还承诺深化两国军方的互操作性。2021年11月，美国和印度举行第11次“防务技术和贸易倡议”（Defense Technology and Trade Initiative）小组会议。双方在该倡议下建立了4个联合工作组，分别关注陆海空和航母技术，在各自领域内推动达成一致的项目。^②

在2022年4月美印“2+2”部长级对话期间，双方强调了在太空、人

① “Readout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Meeting with Philippines Secretary of National Defense Delfin Lorenzana,” April 18,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002650/readout-of-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meeting-with-philippines-sec/>.

② “Indian and U. S. Defense Delegations Conduct Virtual Discussion of Defense Cooperation,” November 10,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839936/indian-and-us-defense-delegations-conduct-virtual-discussion-of-defense-coopera/>.



工智能和网络等领域深化科学和技术合作以及建立全面框架以使两国军方能够跨领域实时交换信息的重要性，欢迎完全实施《基本交流与合作协定》（Bas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支持地理空间信息交换；支持在各方军事组织中安置联络官员，促进两国军方之间的联合军种合作。双方讨论了进一步促进和深化海上合作的机会；支持印度军方不断扩大作战范围，支持双方通过《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ogistics Exchang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定期开展并增加双边后勤合作；支持扩大和提升双边和多边演习的范围和复杂性，以及深化两国特种部队之间的合作。双方欢迎美印“防务技术和贸易倡议”下正在开展的项目，包括共同开发空中发射无人机的项目协议；欢迎实施《产业安全协定》（Industrial Security Agreement），促进产业界在先进国防技术方面的合作，寻求值得信赖和有韧性的国防供应链，探讨并进一步推动美国和印度公司对等参加对方防务供应链的方式。^① 2022年9月，美国和印度举行第5次“海上安全对话”，讨论了扩大美印双边合作及与澳大利亚、日本及欧洲伙伴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的途径，并确定在南亚和东南亚协调能力建设活动，深化后勤合作，推动高端海军合作。

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军事安全合作的深化，主要体现为美国对其军事现代化及能力建设等的支持。2021年11月，两国举行了第19次年度“印尼-美国安全对话”。双方同意推动一系列倡议，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应对新的和新兴的挑战。这些倡议包括扩大和提升双边演习的规模、范围和联合性；推动海域感知合作及其他能力建设倡议；加强双边网络安全合作；协调人力资本开发和教育；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安全影响。^② 2022年6月，奥斯汀会见印尼国防部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双方讨论了印尼国防现代化的优先关注、美国帮助印尼加强其海上自卫能力的方式等。2022

① “Fourth Annual U.S. -India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April 11, 2022, <https://www.state.gov/fourth-annual-u-s-india-22-ministerial-dialogue/>.

② “Readout of Indonesia-United States Security Dialogue 2021,” November 23,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852539/readout-of-indonesia-united-states-security-dialogue-2021/>.



年10月，奥斯汀在与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会谈时表示，愿意继续援助印尼军事现代化并加强两国之间的互操作性，支持印尼聚焦军事专业化的努力。

双边联合训练是美国与新加坡军事安全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2021年11月，奥斯汀与到访的新加坡国防部部长黄永宏举行会谈。奥斯汀强调了美国对继续进行联合训练的承诺。双方同意推动一系列倡议，以确保双边伙伴关系能够应对新的挑战，促进在空海领域高端联合训练机会。奥斯汀在2022年3月和6月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国防部部长黄永宏时，又强调了美国对于扩大联合训练和双边军事态势的承诺。2022年10月，美国和新加坡举行第12次“战略安全政策对话”（Strategic Security Policy Dialogue）。双方再次强调致力于加强和扩大联合训练和双边力量态势，合作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

此外，美国与新西兰、越南、马来西亚等国也保持着军事安全合作。2022年5月，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访问美国并与拜登总统举行会谈。双方表示，将通过人员交流、共同部署和防务贸易等增加两国军队的互操作性。2022年9月，美国与越南在河内举行了防务政策对话。为强化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国和伙伴的军事能力，提升各国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美国还与这些盟国和伙伴举行了多种形式的联合军事演习。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演习，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巩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六）加强与域外盟友在印太地区的合作

与域外盟友在印太事务上合作，是美国“印太战略”推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印太战略”推进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拜登政府与域外盟友在印太事务上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以多边形式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七国集团、欧盟，以双边形式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进行政策沟通和战略协调以及具体议题上的合作。美国与域外盟友在印太事务上的政策和战略协调与合作，既是出于美国推进其全球战略和“印太战略”的需要，也反映了它们对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关注，体现了美国及其盟友对当前国际形



势和国际秩序的共同认知。

1. 美国与域外盟友的印太战略协调

2021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与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通话时表示，欢迎北约加强其与印太伙伴的对话。在2021年6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盟友表示将会“通过提升与同盟的伙伴关系，包括欧盟和印太盟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对话和实际合作，提升北约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能力”。^① 2022年6月，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领导人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这也是北约峰会首次在领导人层次上包括了亚太伙伴。盟友和这些亚太伙伴制定了扩大合作的路线图，以确保在拥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进行更紧密的政治磋商和联合工作。^②

美国与欧盟在印太事务上的政策协调已实现制度化。2021年3月，布林肯国务卿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举行会谈，双方决定恢复“美国-欧盟关于中国对话”（U.S.-EU Dialogue on China）。在2021年6月举行的美国-欧盟峰会上，双方表示将与伙伴合作，致力于塑造“自由”“开放”“包容”“基于法治和民主价值”的印太地区，推动该地区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③ 2021年12月，美国与欧盟举行“美国-欧盟中国对话”第二次高层会议和“美国-欧盟印太事务磋商”（U.S.-EU Consultations on the Indo-Pacific）第一次高层会议。在“美国-欧盟印太事务磋商”会议期间，双方评估了各自的印太接触和战略，重申愿意与伙伴合作，支持“自由”“开放”“包容”“基于法治和民

-
- ① “Fact Sheet: NATO Summit: Revitalizing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June 1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3/fact-sheet-nato-summit-revitalizing-the-transatlantic-alliance/>.
- ② “Fact Sheet: The 2022 NATO Summit in Madrid,” June 2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29/fact-sheet-the-2022-nato-summit-in-madrid/>.
- ③ “U.S.-EU Summit Statement,” June 1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5/u-s-eu-summit-statement/>.



主价值”“有助于地区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印太地区。^① 2022年12月，美国与欧盟举行“美国-欧盟中国对话”第四次高层会议和“美国-东盟印太事务磋商”第三次会议。双方表示支持加强与该地区伙伴的合作，改善地区互联互通，支持该地区自由和有韧性的媒体环境，支持东盟的团结和中心地位以及《东盟印太展望》，共同致力于支持太平洋岛国伙伴自己及其所推动的优先事项。^②

美国还通过七国集团协调盟国及伙伴在印太地区的合作。2021年6月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发布的公报，对与中国相关的议题、朝鲜半岛问题以及缅甸的军事政变等表达了关切，并强调了维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③ 2022年11月，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发表声明，表示愿与印太地区的国家合作，支持东盟的团结和中心地位，并致力于探讨与《东盟印太展望》一致的具体合作。^④

美国还通过双边形式与域外盟友，特别是法国、英国和德国，就印太事务进行了密切沟通与合作。2021年9月，拜登总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双方重申了法国和欧洲在印太地区接触的战略重要性。^⑤ 2021年10月，拜登总统与马克龙总统在罗马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谈。拜登表示，欢

① “EU-U.S.: Joint Press Release by the EEAS and Department of State on the High-Level Consultations on the Indo-Pacific,”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December 3, 2021, <https://www.state.gov/eu-u-s-joint-press-release-by-the-eeas-and-department-of-state-on-the-high-level-consultations-on-the-indo-pacific/>.

② “EU-U.S.: Joint Press Release 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endy Sherman and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Secretary General Stefano Sannino,”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December 2, 2022, <https://www.state.gov/eu-u-s-joint-press-release-consultations-between-the-u-s-deputy-secretary-of-state-wendy-sherman-and-european-external-action-service-secretary-general-stefano-sannino/>.

③ “Carbis Bay G7 Summit Communique,” June 1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3/carbis-bay-g7-summit-communicue/>.

④ “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November 4, 2022, <https://www.state.gov/g7-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

⑤ “Joint Statement on the Phone Call between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Macron,” September 2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2/joint-statement-on-the-phone-call-between-president-biden-and-president-macron/>.



迎法国作为印太伙伴发挥持久作用，欢迎欧盟的“印太战略”并愿意继续就美国自己的战略进行密切磋商。双方还支持进一步与印太地区伙伴进行对话和合作。美国表示，愿为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增加在印太地区的海空军部署加大支持力度。^① 2022年12月，马克龙总统访问美国并与拜登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美国和法国在印太地区正在强化其伙伴关系，以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透明的治理、公平的经济行为，以及尊重国际法的繁荣、安全和共同价值。^②

除了通过“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在印太地区进行合作外，美国和英国还就各自的“印太战略”进行了双边协调和磋商。2022年3月，美英两国就印太问题举行高级别磋商。双方承诺协调实施美国的“印太战略”和英国在其“综合评估”（Integrated Review）中确定的“印太倾斜”（Indo-Pacific tilt）战略。^③ 2023年1月，布林肯国务卿在与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欢迎英国做出的深化在印太地区接触的承诺，并期待继续就该地区的一系列问题与英国进行密切磋商。^④ 此外，美国与德国、加拿大、荷兰、立陶宛等国也就在印太地区合作进行了沟通和协调。

2. 拜登政府与域外盟友在具体印太议题上的合作

拜登政府与印太地区域外盟友进行的政策和战略协调与合作，最直接地体现在就朝鲜问题、缅甸问题以及一些涉华议题等相关议题采取的联合行

① “United States – France Joint Statement,” October 2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29/united-states-france-joint-statement/>.

② “Joint Statement Following the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Macron,” December 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2/01/joint-statement-following-the-meeting-between-president-biden-and-president-macron/>.

③ “Joint Statement on U. S. –UK Consultations on the Indo-Pacific,” March 1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11/joint-statement-on-u-s-uk-consultations-on-the-indo-pacific/>.

④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nd UK Foreign Secretary James Cleverly at a Joint Press Availability,” Benjamin Franklin Room, Washington, D. C., January 17, 2023,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nd-uk-foreign-secretary-james-cleverly-at-a-joint-press-availability/>.



动上。

朝鲜在 2022 年进行了数十次弹道导弹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七国集团多次发表声明对此进行谴责。在 2022 年 11 月 18 日朝鲜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在 20 日再次发表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对其进行谴责，称朝鲜在 2022 年进行的一系列非法弹道导弹发射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破坏了全球防扩散机制，给国际民用航空和该地区海上航行造成了危险和无法预测的风险。声明敦促朝鲜“恢复实现无核化的有意义的对话，接受美国、日本、韩国多次提出的对话提议”。^①

针对缅甸局势的发展，美国及其他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在过去两年中多次发表声明，谴责缅甸政变，呼吁缅甸军方立即结束紧急状态，恢复民选政府的权力，释放所有受到不公正监禁的人士，尊重人权和法治。美国还多次与印太地区及域外其他盟友和伙伴联合采取行动，对缅甸当局施压。2021 年 11 月，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挪威、韩国、英国等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对缅甸日益严重的暴力行为表达严重关切，呼吁缅甸安全部队立即结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暴力。^② 2022 年 1 月，美国与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挪威、韩国、瑞士、英国等国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在缅甸军事政变 1 周年之际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缅甸各方立即结束暴力行为，进行建设性对话，以和平解决危机。^③ 2022 年 3 月，美国与阿尔巴尼亚等 21 国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在缅甸建军节发表联合声明，敦促所有国家立即停止向缅甸出售或移交武器、军事设备、物资、军民两用设备，以及提供技术援助，并呼吁缅甸军方停止暴力行为，让缅甸恢复

① “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November 20, 2022, <https://www.state.gov/g7-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2/>.

② “Joint Statement on Increasing Violence in Myanmar,”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November 26, 2021,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increasing-violence-in-myanmar/>.

③ “Joint Statement on the Situation in Myanmar,”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January 31, 2022,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the-situation-in-myanmar/>.

民主之路。^① 2022年8月，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挪威、英国等国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在缅甸军方“攻击罗兴亚人”5周年之际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将致力于让“作恶者”承担责任，并呼吁缅甸军政权停止暴力行为。

美国及域外盟友和伙伴在一些涉华议题上也动作频频，肆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就此发表声明，就香港选举制度的改变表达“严重关切”。2021年12月，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五眼联盟”国家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就所谓“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之民主要素所受到的侵蚀”、《国家安全法》的影响，以及“对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日益增长的限制”，表达严重关切。^② 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2022年5月，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李家超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发表声明，宣称“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程序是对政治多元主义和基本自由的持续攻击的一部分”。^③ 在涉疆、涉台议题上，美国也与域外盟友联合对中国施加压力。2021年3月，美国与加拿大、英国发表联合声明，就所谓“中国新疆人权问题”表达严重关切。2022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以上六个方面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推进所包含的最突出的内容。

-
- ① “Joint Statement on Armed Forces Day in Myanmar,”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March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armed-forces-day-in-myanmar/>.
 - ② Antony J. Blinken, “Joint Statement on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Press Statement, December 20, 2021,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hong-kong-legislative-council-elections/>.
 - ③ “G7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the Hong Kong Chief Executive Selection,”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May 9, 2022, <https://www.state.gov/g7-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on-the-hong-kong-chief-executive-selection/>.



虽然这不是其战略推进的全部内容，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其“印太战略”的推进是系统、全面、深入和具体的。

三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影响

认识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推进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能忽视这一基础：拜登政府对“印太”的认知及其“印太愿景”与特朗普政府时期高度一致。尽管推进“印太战略”的具体举措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前后延续、不断发展的，其影响也是在这种延续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累积的。在地区和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时代，美国“印太战略”推进对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地缘经济与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中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都将是复杂和深刻的。

（一）对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及安全形势的影响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已使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及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一方面，印太地区“阵营化”的趋势很可能会因美国“印太战略”的推动而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该地区过去数十年来一体化的发展，以及国家间紧密关系的形成，也对这种“阵营化”趋势构成了一定的制约。所有这些使该地区未来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形势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后，印太地区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相对健康的发展，为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创造了基础。但自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推行“印太战略”以来，美国强化了与印太地区盟国和伙伴的关系，提升了与条约盟国和关键伙伴的军事安全合作。拜登政府在强化与盟国和伙伴关系的同时，还鼓励其盟国和伙伴之间相互合作，构建盟伴关系网络。

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宣称美国追求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但实际上，美国所谓的“自由”和“开放”都是有条件



件的，是由意识形态界定的。这就意味着，美国试图塑造的印太地区将会逐步加剧“阵营化”的趋势。

在拜登政府推动下，日韩关系朝“和解”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安全合作进一步加强；日本和印度的关系也不断发展。美日韩、美日澳三边对话不断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被提升到领导人层次并逐步机制化，四边合作内容更加广泛且日益深化。“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军事合作走向深入。所有这些都推进印太地区“阵营化”的趋势。

与印太地区“阵营化”趋势如影随形的是该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化”。虽然现实利益（经济和安全等）依然是印太国家处理相互间关系的重要考量，但意识形态对国家间关系的塑造所发挥的作用正变得日益突出，深刻影响着各国对现实国家利益的认知。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在与印太地区各国互动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推动塑造其所谓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不断用“专制”“胁迫”“修正主义国家”“债务陷阱”等带有极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污名化”竞争对手；用其所谓“民主”“自由”“开放”“包容”等概念来凝聚印太盟国和伙伴。拜登政府在推进其“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举措，无疑也在不断加剧印太国家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化”。

印太地区主要国家间矛盾的凸显和互信的缺失，印太地区“阵营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印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意识形态化”，使印太地区的秩序似乎已经处在巨变的临界点上。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安全形势的未来发展，将取决于该地区各国之间进一步的互动。

（二）对印太地区地缘经济及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大力推动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和贸易合作，特别是塑造经济和贸易规则的努力等，对印太地区的地缘经济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产生了值得关注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随着印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各国经济取得了较



快发展，印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不断推进。东盟一直走在印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前列，2015年已建立起东盟经济共同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深化。中国与区域内几乎所有国家均建立起紧密的经贸关系。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2012年，东盟发起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谈判。2020年，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22年该协定正式生效。中国还积极推进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发展与区域内相关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美国在推进其“印太战略”的过程中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的做法，将会对该地区地缘经济和经济一体化产生复杂和深刻的影响。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后不久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寻求以双边方式发展与印太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塑造地区经济和贸易规则，以“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拜登政府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的目的，也是塑造印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规则，带有明确的规则竞争的意图。“印太经济框架”号称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但本质上其“开放”是有条件的和限制性的，是以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开放。“印太经济框架”所涵盖的众多内容，像供应链韧性、劳工和环境标准、反腐败等，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印太经济框架”的发展前景虽然还充满不确定性，但其对印太地区国家间经贸关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影响，仍然是无法忽视的。在美国强势推进其“印太战略”并与盟国和伙伴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的背景下，在缺少基本政治互信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安全环境中，拜登政府的倡议如果取得成功，必然会导致规则的多样化和竞争的意识形态化。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推动的各种倡议即便最终未取得成功，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行为体对安全环境和经贸关系发展前景的预期，

从而进一步推动印太地区国家间经济贸易关系的调整，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复杂影响。印太地区在经济上是否会形成“阵营化”的态势，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考验着未来各方的互动和政策选择。

（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把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拜登政府则视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和“迫在眉睫的挑战”。拜登总统、布林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多次称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整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等力量重塑世界秩序的竞争者。2021年3月，布林肯在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时，称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①

在美国的战略思维中，与中国的竞争并不局限于印太地区，而是全球性的。无论是在其全球战略中，还是在其“印太战略”中，中国都是美国的重要关注。中美在印太地区的博弈，只是两国全球互动的部分内容。虽然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并非完全针对中国，还有更广泛的目标和追求，但毫无疑问，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的。其“印太战略”的推进必然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关于应对中国的战略，拜登政府一直强调美中关系是多面向的，既有敌对的方面，也有竞争的方面，还有合作的方面，应该负责任地管理两国间的竞争。拜登总统、布林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多次表示，美国不寻求冲突，不寻求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不寻求遏制中国或阻碍中国发展，但也会捍卫其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2021年11月，拜登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举行线上会谈时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有义务确保两国间竞争不会转向冲突，建立“常识性护栏”，清晰和诚实地面对分歧，在利益

^① “Opening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J. Blinken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Washington, D. C., March 10, 2021, <https://www.state.gov/opening-remarks-by-secretary-of-state-antony-j-blinken-before-the-house-committee-on-foreign-affairs/>.



交织的地方进行合作。^① 拜登政府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强调，美国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其运作的战略环境，在世界上建立一种最大限度上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及其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影响力的平衡，并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竞争。^② 2022年5月，布林肯国务卿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关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演讲时说，“我们不寻求冲突或新冷战。相反，我们决心避免这二者。我们不寻求阻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挥作用，也不会阻止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或促进其人民的利益。但我们将会捍卫和强化维护和平与安全、保护个人和主权国家权利，并使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的共存与合作成为可能的国际法、协定、原则和制度”。他还称，美国不指望中国改变其轨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③

拜登政府关于对华关系的这些言辞，与其推进“印太战略”的某些实践显然是矛盾的。拜登政府强调的“合作”是有选择的合作，是以激烈的“战略竞争”为底色的合作。拜登政府推进其“印太战略”的举措，无论是在政治外交方面，还是在军事安全方面，抑或是在经济贸易方面，都将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不信任，破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而恶化中国的周边环境。

四 结语

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或者说美国的“印太战略”，还处于不断推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Virtual Meeting,” November 1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1/15/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president-xi-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before-virtual-meeting/>.

②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 4-6.

③ 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 C.,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进的过程之中。其未来发展将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也会因其未来发展而充满变数。认识和评价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未来发展及影响，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需要从“大战略”的角度，用综合和系统的眼光审视拜登政府推进其“印太战略”实施的种种举措，对其进行尽可能全面、具体、深入的考察。既要充分考察备受关注的政策和举措，也要充分研究未受充分关注的议题和内容。考察得越全面、越深入，对其本质和影响的认识才会相对越准确和客观。

第二，需要以准确、客观地认识美国国内关于“印太战略”及相关问题的争论为基础。为此，既要注意美国国内不同党派、部门或利益集团围绕“印太战略”及相关问题进行的激烈争论和竞争，更要高度重视美国国内各方在这些问题上普遍存在的共识。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国会、行政部门、战略界对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是有广泛共识的。在认识美国国内社会政治因素对其“印太战略”推进可能产生的影响时，需要谨慎看待其政治“极化”问题，避免把美国国内在其他议题上的激烈争论和严重分歧不恰当地投射到其“印太战略”上，从而夸大国内因素对美国推进其“印太战略”构成的制约。

第三，既要充分考察美国的政策和举措，也要全面研究印太地区其他行为体的政策及互动，包括与美国的互动。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以及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各国的利益诉求有差异，优先关注重点往往也不同。只有充分认识印太地区复杂的地区形势和国家间关系，才能更准确地认识美国“印太战略”推进所产生的影响及其限度。

第四，需要将美国的“印太战略”放在美国对外战略（包括亚太战略）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充分认识其对外战略和战略思想的延续性，进而认识其战略演进和调整的局限性。冷战结束以来，从其“亚太战略”到“印太战略”，美国的战略目标一直是维护其所谓的“和平”“稳定”“安全”，并在可能时“扩展民主”。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塑造其所谓“自由和开放”的



印太地区的目标不会改变。

对中国而言，只有对拜登政府和美国“印太战略”的未来发展及影响做出准确的判断，才能找到恰当的应对之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都强调，后冷战时代结束了，现在正在进行塑造未来的激烈竞争。拜登政府毫不讳言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而且其“印太战略”的推进也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需要恰当地认识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和利益，避免美国“印太战略”推进可能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产生的消极影响，以灵活的方式应对美国“印太战略”推进带来的挑战，积极塑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审读 袁征 张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数据平台下载使用。